



敦煌鸣沙山月牙泉 张晓亮

雪润陇原皆画卷



天水麦积山

编者按

当朔风掠过河西走廊,当雪花轻吻过黄河浪尖,甘肃的冬天便缓缓铺展。

这片横跨黄土高原、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土地,每一处角落,都在雪后绽放出独属于西北的浪漫。不妨让我们循着雪的踪迹,轻轻叩开这片土地的冬日篇章。

兰州黄河风情线:冰雪雕琢的冬日絮语

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,兰州的冬天,总氤氲着“大河与烟火”交织的暖意。往日里裹挟着黄土、奔腾咆哮向东的黄河水,在寒冬中渐渐沉静下来,褪去了浑浊的土黄色,化作一片深邃的青蓝,于中山铁桥的钢铁拱洞下缓缓流淌,划出温柔的弧线,仿佛在低声诉说着金城的冬日絮语,连水流的声响都变得轻柔起来。

雪后的兰州,是“银装素裹”与“人间烟火”的绝妙相融。北岸的白塔山,整座山体被白雪厚厚覆盖,素净的银装下,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露出黛色的檐角,像是国画里浓淡相宜的笔触;山脚下的白塔寺红墙映雪,朱红与洁白撞出惊艳的色彩,格外醒目。沿着黄河两岸的步行道行走,岸边的垂柳挂满了晶莹的雾凇,每一根枝条都裹着剔透的冰晶,风一吹,“玉树琼枝”轻轻摇曳,冰晶簌簌坠落,似散落的冬日碎钻,走在其中,仿佛踏入了冰雪雕琢的梦境。

最动人的莫过于河面上跃动的生机,即便在零下低温,仍有一群群

不愿离去的候鸟。白鹭舒展着洁白的羽翼,绿头鸭摇晃着胖乎乎的身子,在河面上翩然掠过,时而低头啄食水中的游鱼,时而展翅翱翔于雪雾之间,为这幅静谧的“黄河冬雪图”点缀上灵动的色彩。岸边的古老水车,虽已停止转动,轮轴与木板上积满白雪,却在银装素裹下愈发古朴厚重,与远处中山桥上穿梭的车流、岸边茶馆飘出的袅袅炊烟相映成趣,勾勒出“老兰州”的冬日日常。

若是傍晚时分来到中山铁桥,还能邂逅“雪落黄河映晚霞”的绝美画面:夕阳将天空晕染成暖融融的橘红,雪花在霞光里悠悠飘落,似漫天飞舞的细盐,又像揉碎的云霞;黄河水泛着粼粼波光,将霞光与落雪一并揽入怀中;桥上的行人裹着厚外套,慢悠悠地散步,偶尔有小贩推着烤红薯的车子经过,甜香混着雪的清冷气息弥漫开来,勾着人的味蕾。这一刻,兰州既有“大河东去”的凛冽筋骨,也有“市井烟火”的温暖柔情,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份独属于金城的暖冬里,不愿离去。



嘉峪关关城

天水麦积山:石窟雾凇的诗画画卷

“东方雕塑馆”麦积山,雪落之后,俨然化作一幅流动的诗意画卷。这座因形似“麦垛”得名的山峰,当雪花簌簌飘落在山间蜿蜒的栈道、错落的佛龕与苍劲的松树上时,原本古朴厚重的石窟便晕染开几分清雅诗意,佛龕穿透皑皑冰雪,与漫山琼枝雾凇相映成趣,宛如一场独属于冬日的“石窟特展”,静谧里透着庄严神圣。

雪后的麦积山,通体被洁白的雪花温柔包裹。山峦像是披上了一层晶莹的白色羽衣,从山脚到山顶,一铺万顷,尽是北国风光的纯粹与辽阔;山间的栈道

蜿蜒曲折,木质栈道上积着厚厚的雪,踩上去簌簌作响,栈道旁的松树挂满了雾凇,洁白的冰晶层层包裹着松针,像是精工雕琢的琼花,风一吹,便有细碎的雪粒簌簌飘落,落在肩头,凉丝丝的触感漫开,却让人满心欢喜,忍不住伸手去接。

最让人震撼的,是雪雾缭绕中的石窟佛龕。麦积山石窟在雪中更显古朴沧桑,有的佛龕被积雪半掩,只露出佛像的衣角或眉眼,似是在冰雪中安然沉睡;有的佛龕前垂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,阳光穿透冰凌,折射出细碎光芒照在佛像上,为佛像镀上

一层柔和的光晕,愈发显得神圣庄严。站在山脚下远眺,四野茫茫,无边无际的白雪覆盖了田野与村庄,天地间只剩一片素白,唯有麦积山的石窟与佛龕在雪中静静矗立,沉默地诉说着千年岁月。偶尔有雪花悠悠落在佛像的脸颊上,似大自然的轻吻,也为这幅浓淡相宜的“石窟雪韵图”添了几分温情。这一刻,麦积山褪去了旺季的喧嚣,唯有雪落的簌簌声响与佛国的庄严氛围交织,让人忍不住放慢脚步,沉醉在这份独属于天水的冬日诗意里,连呼吸都生怕惊扰了这冰雪中的宁静。

陇南官鹅沟:冰瀑凝翠的琼瑶仙境

藏于秦岭西麓的官鹅沟,俨然是冬日独宠的秘境。迥异于北方寒冬的凛冽砭骨,这里的冬日始终氤氲着秦巴山地独有的温润气息。雪花悠悠飘落,宛若漫天柳絮轻舞飞扬,将海拔2200米以上的山峦缓缓裹入素白轻纱,唯有谷底的溪流依旧潺潺,悄悄酝酿着不为人知的惊喜。

一场落雪过后,官鹅沟彻底化作“白玉雕琢的世界”。徒步穿行于数公里长的雾凇长廊,脚下是冰封的湖面,镜面般的冰面将漫天飞雪、两岸琼枝尽收揽入怀中,清晰倒映出一个银装素裹的天地。偶尔有冰晶从枝头簌簌坠落,“叮”的撞破冰湖的静谧,惊起细碎而清脆的

回响;抬眼望去,松枝、桦树的枝丫间缀满洁白雾凇,阳光穿透林间时,万千冰晶折射出细碎耀眼的光芒,恍惚间,仿佛踏入了童话里的雪国宫殿。

雪的笔触,将官鹅沟的每一处角落都晕染得诗意盎然。步入景区深处,冰瀑群在白雪的映衬下更显惊艳,原本奔涌的山泉与溪流,在零下低温中凝结成形态各异的冰瀑,有的如“白玉帘”垂落崖壁,冰凌层层叠叠,边缘还凝着翠绿的苔藓,似是冻住了一整个夏天的生机,白雪覆在冰帘顶端,宛如给玉帘缀上了银边;有的如“冰蘑菇”丛生谷底,圆润的冰柱托着蓬松的雪团,憨态可掬,雪粒在阳光下滑落,为“冰蘑菇”添了几分灵动;还

有的冰瀑藏在山洞深处,洞内冰笋林立,洞外雪落无声,皑皑白雪铺满洞口,如同走进了冰封仙境。

沿栈道缓步前行,白雪铺满石阶,每一步都踩出浅浅的雪痕。偶尔可见覆着茸茸积雪的木屋,屋顶雪层厚密,木檐垂着冰凌,静静等候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游客;远处的高山草甸早已被白雪尽数覆盖,茫茫一片银白,只露出几簇耐寒的枯草,在风中摇曳,与遍地白雪相映成趣。这一刻,漫天飞雪簌簌落下,天地间只剩雪落的静谧与冰瀑的清冽,白雪裹着山峦、覆着草木、漫过溪流,构成一场独属于陇南的冬日盛宴,将官鹅沟的冬日之美,绽放到了极致。

嘉峪关关城:雪拥雄关的苍茫诗篇

“天下第一雄关”嘉峪关,在冬日的雪花中,更显其千年的苍茫与厚重。这座矗立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关隘,当雪花覆盖城墙、角楼与烽火台时,仿佛穿越了时空,昔日金戈铁马的战场,化作了一幅静谧的水墨长卷,每一寸雪痕,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。

雪后的嘉峪关关城,宛如披上了银装素裹的战甲。高大的城墙被白雪覆盖,原本青灰色的砖面透着淡淡的白,城墙上的垛口

整齐排列,在雪中愈发挺拔;角楼的飞檐上积着厚厚的雪,仿佛是展翅欲飞的银鹰,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;远处的烽火台在雪中若隐若现,似是忠诚的卫士,见证了无数个日升月落,也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繁华与沉寂。

沿着城墙漫步,踩着积雪发出的声响,与远处戈壁的风声交织在一起,仿佛是历史的回响。站在城楼上远眺,南边的祁连山被白雪覆盖,连绵的雪山与脚下的关城、远处的戈壁

构成了一幅壮阔的画卷,白色的雪、灰色的城、黄色的戈壁、青色的山,四种颜色交织在一起,既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雄浑,也有“雪拥蓝关马不前”的柔情。

厚厚的积雪,像是岁月沉淀下来的记忆,覆盖了城墙上的斑驳痕迹,却掩不住关城的气势。在这里,每一片雪花都是历史的信使,将千年的故事娓娓道来,让人心生敬畏,也让人沉醉在这份“雪拥雄关”的苍茫诗篇中。

敦煌鸣沙山月牙泉:沙雪共舞的时空奇观

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敦煌,从不是只有黄沙与烈日,当第一场雪飘落鸣沙山,这里便成了“沙雪共舞”的奇幻之地。金沙裹着银装,泉湖凝着碧玉,鸣沙山原本陡峭的曲线被风雪打磨得愈发柔美,月牙泉则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寒中,依旧保持着一弯青蓝,像一块被冰雪守护的翡翠,镶嵌在茫茫沙海之中。

雪后的鸣沙山,褪去了往日的金黄热烈,通体素白的沙丘连绵起伏,仿佛上天铺展的白绸缎。踩在雪地上,脚下是松软的积雪与细沙,一步一陷间,能听见沙粒与积雪摩擦的“簌簌”声,清脆又治愈;若是顺着沙丘缓缓下滑,积雪与沙粒一同滚落,还能隐约听见鸣沙山特有的“沙鸣”,似低语,似吟唱,为这片寂静的雪漠添了几分灵动。

月牙泉畔,更是冬日敦煌的精华所在。澄澈的泉水倒映着蓝天、白雪与岸边的古柳,柳枝上挂满了冰晶,微风拂过,冰晶坠落泉中,泛起圈圈涟漪;泉边的“月牙阁”覆着厚厚的积雪,朱红的木柱与洁白的雪顶相映成趣,古色古香的建筑倒映在泉中,仿佛一幅“雪映月泉”的水墨丹青。

常有游人于此驻足:有人沿着泉边的步道漫步,感受“沙与雪”的碰撞;有人举起相机,定格“沙漠雪泉”的绝美景象,远处是连绵的白雪沙丘,近处是青蓝的月牙泉水,天地间只剩白、蓝、黄三色,简单纯粹;待到雪后初霁,阳光洒在鸣沙山上,积雪反射出耀眼的光芒,月牙泉则愈发清澈,整个大漠都浸在一片空灵的静谧中,让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豪情,多了几分冬日的温柔。

(本文编辑综合整理)



陇南官鹅沟 胡卫东 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)